

21

林从大楼门口存自行车的棚子里低头推车出来，这些日子一直回避他。他把车横在出口，故意撩拨前轮，碰了下林的车。大这才抬头看他一眼，勉强一笑，有点苦涩，还带点歉意，倒像是自己不当心碰上他的车似的。

“一起走吧！”他说。

可林无意骑上车，不像以往那样心领神会，一前一后隔开段距离，去幽会的地点，再说这大革命弄得公园夜间全都关闭了。他们推车走了一段路，竟无话可话。沿街满墙这时都是大学造反派的标语，盖过了血统红卫兵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那类口号，点名直指党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和副总理。

“余秋里必须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

“谭震林你的丧钟敲响了！”

林已摘掉了红袖章，一条青灰的长毛围巾包住头脸，尽量掩盖自己不再引起人注意，混同在街上灰蓝棉衣的行人中，也看不出她的风韵了。餐馆夜晚都早早关门，无处可去又无话可说，两人推着车在寒风中走，分明隔开距离。一阵阵风沙扬起大字报的碎片在街灯下飘。

他觉得有点悲壮，面临的是为正义殊死斗争，他同林的恋情却眼看就要结束，又不免感到凄凉。他不是不想恢复同林的关系，但怎样才能切入这话题，在平等的基础上扭转局面，不只是接受林赏赐的爱。他便问起林的父母，表示关心。林没有回答，又默默无言走了一段路，依然找不到话沟通。

“你父亲历史好像有问题，”还是林先说了。

“什么问题？”他吃了一惊。

“我不过是提醒你，”林说得很平淡。

“他什么党派都没参加过！”他立即反驳，也是自卫的本能。

“好像……”林没说下去，打住了。

“好像什么？”他停下脚步问。

“我只是听说那么一句半句的。”

林继续推车并不看他，依然凌驾在他之上，是提醒也是关照，关照他不要犯狂，尽管也还在庇护他，但他听出这已不是爱了，仿佛他掩盖了身世，这关照也包含怀疑，受到污染。他止不住辩解：“我父亲解放前当过银行和一个轮船公司的部门主任，也当过记者，是一家私人的商业报纸，这又怎样？”

他即刻能记起的是小时候他父亲藏在家中五斗柜底下装银圆的鞋盒子里那本毛边纸的小册子，毛的《新民主主义论》，但他没说。说这也无用，他感到委屈，为他父亲还首先不是他自己。

“他们说，你父亲是高级职员——”

“这又怎么的?也还是雇员，还是给解雇了，解放前就失业过。他从来也不是资本家，也没当过资方代理人!”

他义愤了，又立刻觉得软弱，无法再取得林的信任。

林不说话了。

他在条刚贴上的大标语前踩下自行车的撑子，站住追问：“还有什么?谁说的?”

林扶住车，回避同他照面，低下头说：“你不要问，知道就行了。”

前面一伙刷标语的青年男女拎起地上的浆糊和墨桶，骑上车走了，墙上刚写的标语墨汁还在往下流。

“你躲着我就因为这个?”他大声问。

“当然不是，”林依然不看她，又补上一句，声音很轻：“是你要同我断的。”

“我想你，真的，很想你!”

他声音很响，却又感到无力和绝望。

“算了吧，不可能了……”林低声说，避开他的目光，扭头推车要走。

他伸手抓住林的车把手，林却把头埋得更低，说：“别这样，让我走，我只是告诉你，你父亲历史有问题——”

“谁说的?政治部的人?还是大年?”他追问，止不住愤怒。

林挺身转过脸去，望着街上的车辆和马路边不断过去的自行车。

“我父亲没划成右派——”他还企图声辩，这又是他要遗忘的。他记得她母亲说过，总算都过去啦，那是他母亲还在世他还上大学回家过春节的时候。

“不，不是这问题……”林扭转车把手，脚登上车踏子。

“那是什么问题……”他握住林的车把不放。

“他们说的是私藏枪枝……”林咬住嘴唇，跨上车，猛的一蹬上车走了。

他脑袋一声轰响，还似乎看见林泪眼汪汪一闪而过，也许是错觉，也许是他顾影自怜。林骑在车上围巾包住头的背影和路上那许多身影混同，灯柱下破纸片和尘土飞扬，不一会便无法分辨了。大概就在那时候他蹭到了墙上刚贴的标语，弄上一衣袖的墨迹和浆糊，所以牢牢记得同林分手时的情景。

他心头堵塞，狼狈不堪，没有就骑上车。私藏枪枝这沉重的字眼足以令他晕旋，等回味过来这话的含意，便注定他非造反到底不可。

他们一帮子二十多人闯到中南海边的胡同里，在警卫森严的一座赭红的大门口，要求那位声称代表党中央的首长去他们机关认错，为打成反党的干部和群众平反。他们进入办公室的时候，坐镇这要职之前早已有过将军衔的老革命居然接见了他们，比起他们机关里躲在办公室内那些谨小慎微挤不出一句多话的领导干部，毕竟气度非凡，堂堂正正端坐在那异常宽大的办公桌前的皮靠椅上，也不起身。

“我不逢迎你们，我见过的群众多了，我干革命搞群众运动的时候，你们这些小青年还不知在哪里，这我倒不是倚老卖老。”首长先说话了，声音洪亮也不是装出来的，那番态度和腔调依然像在会场做报告一样。

“你们年轻人要造反，这好嘛！我也造过反，革过命，人家也革过我，我也犯过错误，比你们的经验总多一些。我讲了一些错话，伤害了一些同志的感情，大家有些义愤，我在这里向同志们道歉。还要怎样呢？你们就不会犯错误？就永远正确？我可不敢讲这话，除了毛主席，他老人家永远正确！不允许怀疑！你们哪一个就不会犯错误？哈哈！”

这群乌合之众，来的时候一个个气势汹汹，斗志昂扬，这时都乖巧了，竟躬听教训，无人吭声。他听出了弦外之音，老头子的忿懑和暗藏的威胁。他还不得不站出来，谁叫他承担起这乌合之众的头头，于是问：

“您是不是知道，您动员报告之后当夜人人过关检查？被打成反党的上百人，还有许多人整了材料。您能不能指示党委宣布平反，当众销毁这些材料？”

“各有各的帐，你们党委是党委的问题，群众就没有问题？我打不了保票，我已经讲过了我收回的是我讲的话！我个人讲的那些话！”

首长不厌烦了，站了起来。

“那么，您能不能在您做报告的同样场合，再说一遍这些话？”他也不能退却。

“这要党中央批准，我是给党做工作嘛，也要遵守党的纪律，不可以随便讲话。”

“那您做的动员报告又是谁批准的？”

这就到了禁区，他也感了这话的分量。首长凝视他，两道浓眉花白，冷冷说道：“我讲的话，我个人承担，毛主席他老人家还用我嘛，还没有罢我的官嘛！我说的当然我个人负责！”

“那么，能不能把您这番话记录下来，张贴大字报公布于众？我们是群众推派的代表，也好对群众有个交代，”

他说完，看看身边的群众，而众人都不说话。首长凝视他，他明白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较量，也已无后退之路，于是说：

“我们会把您刚才的话记录整理，请您过目。”

“年轻人，我佩服你的勇气！”

首长不失威严，说完转身，找开办公桌后面一道小门，进去了。令人未曾察觉的这小门刹时便关上，只留下那张皮转椅，空对着他那帮乌合之众。他牢牢记住了这句话，是威胁也是嘲弄。

大腹便便的党委书记在会场上站着作检查，口齿含混，几个月前坐在中央首长身边挺腹昂首那副气派没了，相反戴一副老花眼镜，双手捧住稿子，伸得比面前的话筒还远，逐字逐句念，似乎辨认这些字句都有些吃力。

“我错误理解了……党中央的精神。执行了……一些不恰当的指示。伤害了……同志们的革命热情，在此诚恳——”念到这里吴涛同志疙瘩了一下，声音略为上扬：“诚恳，向在座的同志们，道歉——”

那肥胖硕大的脑袋微微低垂，做个鞠躬的意思，显出老态，也表现得老实可掬。“什么不恰当的指示？说清楚！”

会场上一个声音高声质问。吴离开稿子，低头从眼镜框上方瞅了一下会场，会场上人们随即互相环顾。吴立刻回到稿子上，继续一板一眼念下去，念得更慢，字眼咬得更加清楚：“老

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我们凭过去的老经验，老框框办事，在今天这种新形势下是肯定不行——了！”

讲的都是空洞的官话，会场上又有些动静。吴大概感到人要打断，便突然离开稿子，提高声音，加以强调：

“我，也执行了一些错误的示，犯了错误！”

吴一手放开稿子，打了个手势，显然修改了稿子上含糊的措词。

“什么老框框？说得好轻松！你这老框框是不是指的反右派？”

这回是个不到中年的女人，一名被打成反党的党员科长，在会场上站起来了。吴隔着下垂的老花眼镜，望着她，一时不知所措。

“你这老框框指的是什么？是不是指的反右派时引蛇出洞？”这女人十分激动，声音颤抖。

“是的，是的，”吴连忙点头。

“谁的指示？怎样指示？你说清楚！”这女人追问。

“中央的领导同志，我们党中央——”吴摘下眼镜，想看清会场上的这女人是谁。

那女人也不示弱，相反扬起头高声问：“你说的哪一个中央？哪一位领导？怎么指示你的，你说呀！”

会场上的人心里都明白，神圣的党中央已经分裂了，连党中央的政治局也正在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文革取代。领导吴涛同志的那个司令部已镇不住会场了，一片嗡嗡声起。可身为党委书记的吴涛依然严守党的纪律，不回答，转而改用沉痛的语调，大声压住：

“我代表党委，向挨整的同志们道歉！”

他再一次低头，这回肥胖的身躯整个前倾，显得真有些吃力。

“把你们的黑名单交出来！”又一个中年男人喊道，也是一名挨整的党员干部。

“什么黑名单？”吴慌了，立刻反问。

“你们清查内定要弄去劳改的黑名单！”

又是那女科长在喊，面色苍白，愤怒得头发都散乱了。

“没有这样的事！”吴弯腰抓住话筒，立刻否认：“不要听信谣言！请同志们放心，我们党委没有这样的黑名单！我以党性保证，真没有！一些同志受了委屈，我们党委不恰当打击了一些同志，犯了错误，这我承认，黑名单的事可是绝对没——”

吴的话音还没落，会场左前角一阵骚乱，有人离开座位到台前去。

“我要说几句话！凭什么不让我说？要真没有就不怕人说！”是老刘在摆脱阻挡他上台的保卫处干事。

“让刘屏同志讲话！为什么不让人说？让刘屏同志讲！”

呼应声中，老刘推开阻挡，登上台，面对会场，挥手指向在讲台上的吴涛：

“撒谎的是他！运动一开始，最早的大字报刚出来，党委就召开了紧急会议，指示各部门党支部书记，进行人员排除，政治部早就有这样的名单！更不要说清查之后——”

会场上炸开了，前前后后好些人同时站起高喊：

“政治部的人出来！”

“叫政治部的出来作证!”

“把整人的黑名单交出来!”

“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

随即又有人高喊，从座位间冲到了台前，这回是大年。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喊这口号的是大李，涨红了脸，站在椅子上。他也站起来了，会场上已经乱了，人都纷纷站起来。

“我有三十六年的党龄，我没有反过党，我的历史，党和群众可以审查……”

老刘的话还没讲完，便被跳到台上的大年揪住。

“滚下去!就是没有窝藏地主老子你这反党野心家说话的权力!”

大年拧住老刘的胳膊往台下推。

“同志们!我父亲不是地主分子，抗战时支持过党，党对开明士绅有政策，这都有档案可查——”

又有几个扯掉过老刘儿子的袖章的红卫兵上台了，老刘硬被推下台来，跌倒在地。

“不许打人!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没有好下场!”他也激情爆发，止不住喊叫。

“上!”

大李挥手喊了声，便跨过椅子背后，冲上台去。他们这一伙也就都拥上台。

两边对峙，各喊各的口号，只差没有动手，会场大乱。

“同志们，红卫兵同志们，两边红卫兵同志们，请大家回到座位上去——”

吴敲击话筒，可没人再听他的，政治部的干部也不敢再出来干预，会场上人全都站起来，群情激昂。他想不到怎么就走到讲台前，一把夺过吴手中的话筒，冲着话筒喊：

“吴涛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会场上立即呼应，他当机立断宣告：

“党委无权再开这种会唬弄群众，要开，得由我们革命群众来召开!”

台下一片掌声。他摆脱了同红卫兵对峙的僵局，俨然成了失去控制的群众需要的领袖。

失去威性的党委书记成了众矢之的，连背后的那位中央首长也是明哲保身摘钩了，电话再联系不上，执行了“不恰当的指示”的吴涛同志也就成了更高层的政治赌博的牺牲品。